

我的庄园杂志
之
花香的尘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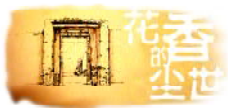
卞太 图/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总会有一天
我们再也追不上光阴的脚步
那个时候
我们将寄身何处
又用怎样的目光和心情
回首曾经的尘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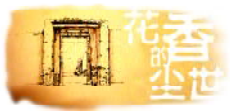


2	在土炕上醒来
5	1976年
9	白马
10	陌生人
12	我从何处来
14	梦中成长
16	我是谁
17	我的弟弟妹妹
19	我的理想
20	麦子啊麦子
22	四周弥漫着谁的眼睛
24	时间飞快
28	冬天
30	万物的丰年
35	青蛙之死
36	一只走失的蚂蚁
38	蜉蝣一万年
40	万里虫鸣
42	风是怎么刮起来的
43	会游泳的蒲公英
44	后枣坑
46	树上的日子
48	爬上眼前这棵树
52	鸟道
54	飞
56	村子的退路
61	夜在飞
62	猫头鹰
64	半夜鸡叫
66	谁的梦
69	老巷
72	鬼故事
76	不想睡觉
80	怕人喊我
82	水往何处流





口哨	84
漫天大雾	86
院墙高耸	89
我的出走	92
王发	95
无所畏惧	98
进城	100
城里的蚂蚁	102
麦香	106
我家的房子	108
我家的黑牛	117
我家的老马	121
我家的骡子	126
我的土地	128
我家的地	130
我家的瓜地	137
我家的坟地	140
那一场雨后的时光	141
噩梦	144
田园荒芜	146
寄语天堂	150
烟尘往事	155
身体是我另一个兄弟	158
鼾声	162
风把额头吹皱	166
城里来的那 hands	168
外乡人	171
村子的病	172
我的死	174
我的死(二)	176
天边的村子	180
多年一梦	182
约定	187
花香的尘世	190



我的前世

(一)

我肯定生过，也肯定死过，周折过无数次，一些东西依然残存在我脑子里，我一遍遍地感受到它们，那是生生世世残留下来的痕迹，模糊的场景和心情，像一大堆瓷片，我拼来拼去，拼出的却不是同一件，所以我始终坚信，我是又一次，来到世上！

我只想知道上一次一在死之后，生之前，我在哪里？想了些什么？

我还在留恋遥远的尘世吗？我还在默默想念它吗？那里有我黯然荒废的故园，岁月中老去的亲人，爬过的山，涉过的水，广袤原野、繁茂的大树和疏朗的竹林？我努力回忆，眼前却只剩下一片空茫！我陷入了长久的思想，可是我已经记不起来，到底该思念些什么，全都没了……

那里肯定有我的前世！最后的日子，我知道自己行将就木，闲闲地走上山野水畔，再一次沐浴那些朗照的阳光和遍野漫漶的风。野鸟儿们大呼小叫着，三五成群地掠过金黄的花菜田，路边萋惶的野草里乱花迷离，蝴蝶翕动着翅膀，停一下，再又款款飞走。迎面碰上乡邻，相视而笑，那人闪在一边，把路让给我这个先走的人。

我站在远处，回头看见居住多年的老屋，它依然静卧在乡野深处，我擦亮双眼，最后看看它们——旧屋顶、门口摩挲平润的石头、绿荫如盖的老树，它们站在那里，梦一样的阳光笼罩。

时间已经来临，我微笑着闭上双眼，我已经记住他们，那些哭喊着我名字的亲人，他们的音容已经留在我的新底。还有留在我肺腑的乡野空气；最后吹来、将我轻轻托起的风；那些沾衣欲湿的云烟

雾霭，还有那些沿途绽放、目送我的花草儿，我把这带不走的一切，全都埋藏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知道我还会回来，在纷纭人世万千风景中，重新认出他们。

我松开双手，让人看清我什么都没有带走，我却把掌纹深刻在手心，那是我走过一生的道路，不管什么时候，不管经过多久，我都会沿路往回找，随便的一声鸟鸣、一缕花香或者是一阵微风细雨，都能唤醒我，让我想起尘烟中的往世，让我知道，我又重新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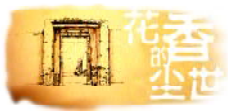
（二）

是谁？他收走我的记忆，让我徒然飘飞，再也认不出自己的前世！

我又走上尘世，经过一些人和地方，心里充满莫名的激动，那些曾经被我呼吸过的空气、踩过的路，又被我的身体重新感知。

可我已经全都忘掉了，故园和故园中的人们——那些哭喊着挽留我、送别我的，我们都已经彼此遗忘，今生今世，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醒来，像一季秋风里的草籽，飞散于无边旷野，春风又度，绿了另一个季节。

我在睡梦中经常走进的那些地方，还有梦里遇见的那些面孔，陌生又熟悉，都是我曾经认识的
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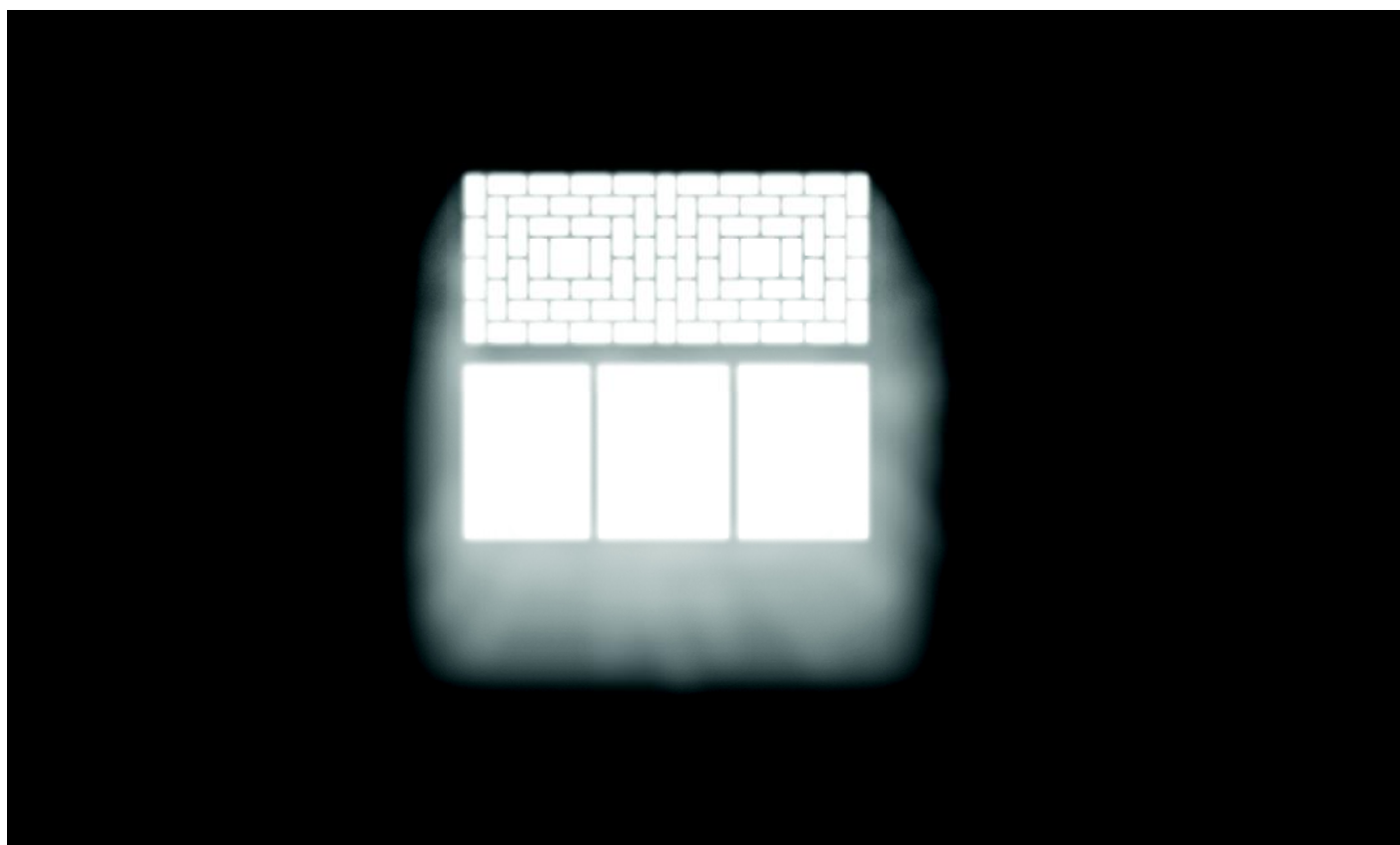
每次醒来，我都会凝望着黑夜的屋顶，不能入睡。我会一直追问下去吗？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哪里才是我长久的家？我本来以为自己会沿路找寻回来，却不想迷失于漫长岁月，等待我的，是另一个空蒙的世界。

在另外的一片土地上，我重新开始对人生的认知，那些饲喂我长大的人，我把他们认做自己的父母，那片土地，我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在那片土地上，在一场场的阳光和风雨里，我度过一生，在无限眷恋中，重又化为沉寂的黄土。

灵魂轻扬……

岁月一次次老我的皮囊！在这样无休止的、如同花开花落生生不息的轮回背后，肯定暗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我是否会在这些早已厌倦、而又不由自主的循环往复中，猛然惊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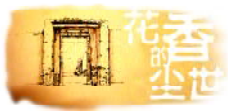
我的生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的出生。像被谁推了一把，我跌出梦境，一个激灵，睁开眼睛。

那是一个早晨，七点多，阳光越过矮墙，穿过窗户上堆叠的格子。那些格子像很多台阶，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出口，我还没有看清，阳光就把眼前的一切融化，白茫茫的一大片。漫长的黑暗之后，我已适应不了普照的阳光。

我闭着眼睛哭起来，一个生命，被谁一把推进尘世，面对茫茫未知的岁月，我心中满是激动与惶恐。我的哭声传到屋外，世界正侧着耳朵，倾听这个陌生的声音，一个被它等待的人重又来到世上。一只上满发条的钟表滴答作响，我的时间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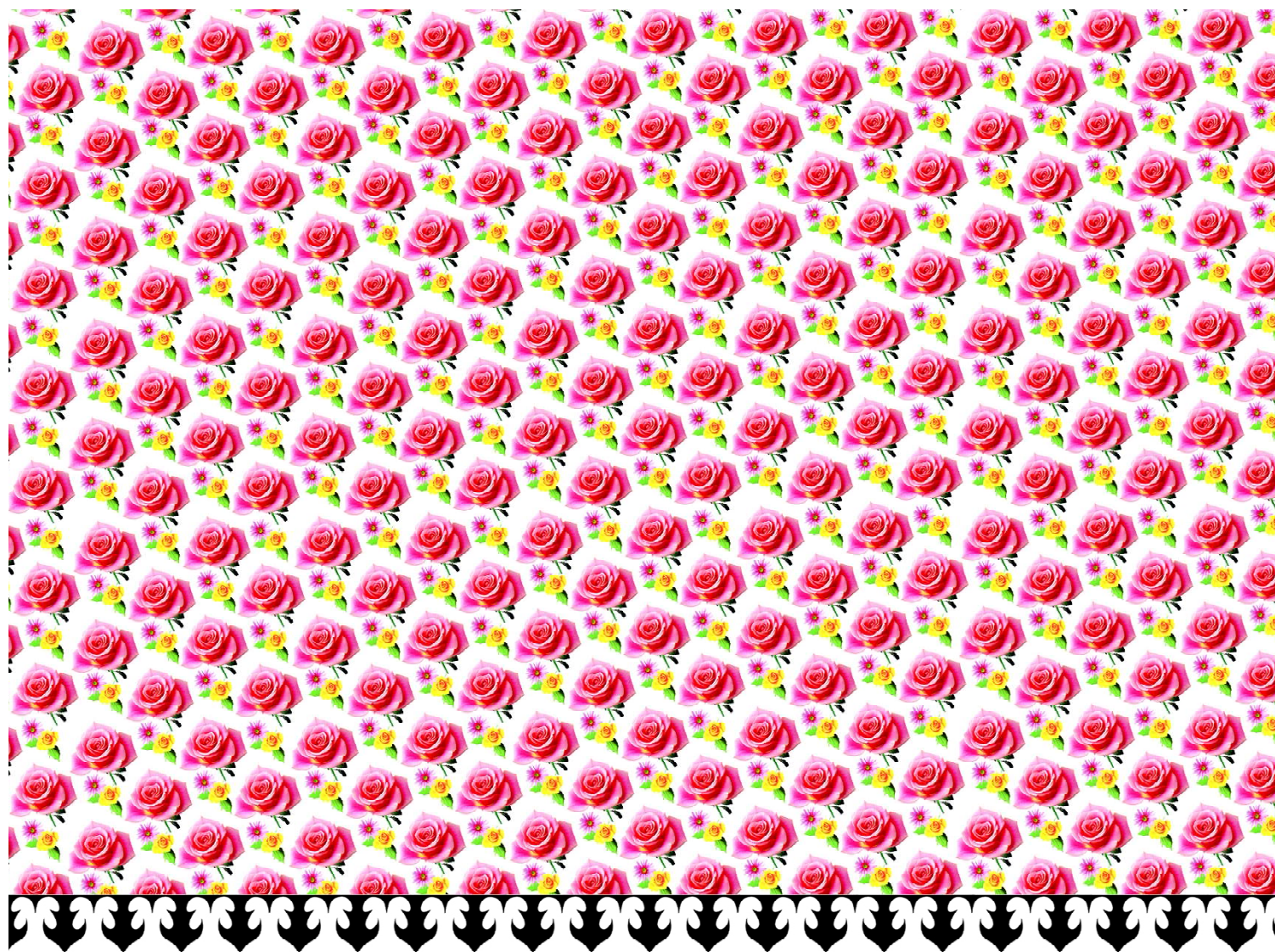
.....



从黑暗到尘世的路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很长时间,我才缓过劲来,慢慢睁开眼睛。又是一个上午,我看见屋顶上的天花板,像一个鲜花饱满的春日花园,开满了各色的花朵。花园外面有一圈小人儿,长着大大的眼睛,手牵着手,唱着歌,一个跟着一个的走进墙缝,再从另一边出来。我每天都能看见他们,唱着歌,围着花园跳舞,在墙缝处踱进踱出。有时候看的出神,一下子笑起来。

我曾经在襁褓中长久地注视过,以至于三十年过去,天花上的花儿依然历历在目,那是一本书的衬页,翻开它,我就能看见自己的一生。





我的记忆
是从这个小村庄里
开始的

.....





在土炕上醒来

好像从来就没睡醒过，记忆里有好几年，我就这么躺在炕上，睡去醒来。一觉连着一觉，一场梦连着另一场梦。

每次睁开眼睛，我都会四下里看半天，想不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我望着房顶，房子看着我，互相陌生着。四周安静，只有马蹄表的走动回荡在屋子里。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最早的记忆已经模糊，我只记得我被人抱到屋外，阳光刺眼，我被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从一个怀抱换到另一个怀抱。忘了是在谁的怀里，我看见蓝天、白云、太阳和太阳底下陌生的人群，院子里闲踱着的鸡，扬尘而过的牲畜蹄脚，掠过天空的鸟翅。那时候我挥舞着手臂、弹弄着小腿，迫不及待地想要奔走和飞翔。

我忘了是怎样被人牵着手，学会走路的。在梦里我看见自己，笨拙地溜下炕沿，扶着锅台，踉跄着走出屋子。

我已经在无数场睡梦之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进深埋世间的这个不为人知的荒远村落，走进自己浩繁而仓促的一生。

一个午后，我激灵一下猛然醒来，记住了许多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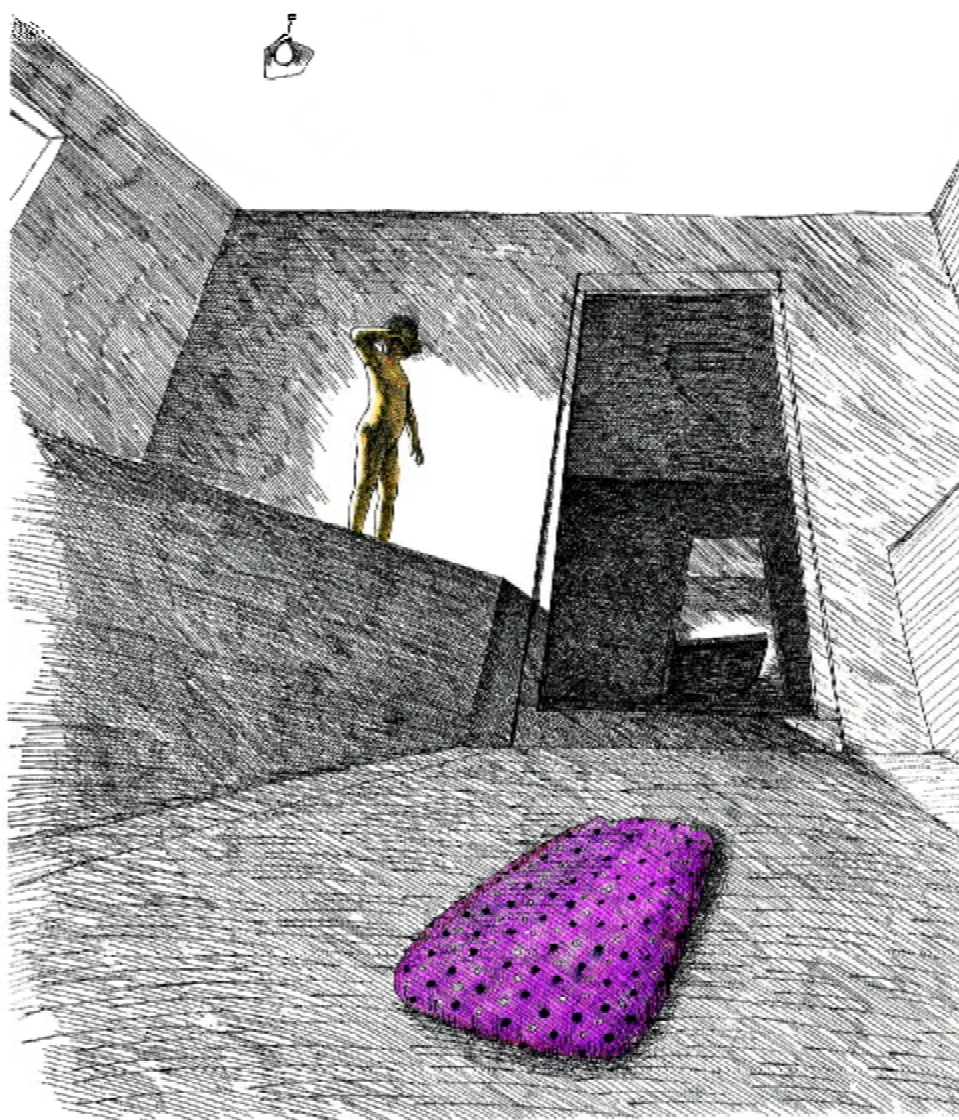
那是1976年，我三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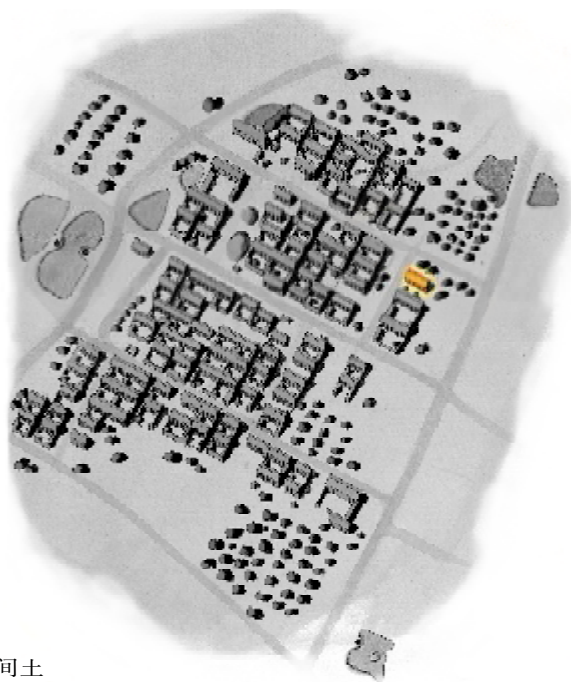


我刚出生的那两年，家就是这副样子，没有院墙，用荆条根垒了半人高，门口有个羊圈。

妈妈经常抱着我，坐在对面土坡上的阴凉里，看着自家的宅院，多少年都静静地坐落着，没有变化。



1976 年



二叔回家结婚，我们在外面借房住。是村子最东头的三间土房，房子一直空着，经常有短房子的人借住。

一进屋就能闻见一股子怪味，是一种甜甜的味道，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已经变成我开启记忆的钥匙。以后再闻见，我会一下子想起来那一年的很多事情——坐在树阴里团泥球的人们，我喜欢的那匹白马，满街的地震窝棚、桌子上倒立的瓶子、屋顶上摇晃的昏黄灯光。它们从我的记忆最深处，一点点明晰起来。

时间一层一层堆叠在身后，让人再也无法轻松穿透。那一年的光景和那些味道一样，最终消散于岁月，只剩下一些黑白街景：白得刺眼的阳光，人们坐在树阴下的草苫子上，一群光屁股的孩子在阳光里跑。多少次，我绕开电影片段似的记忆，推开门，重新走进那间屋子。

我们住东屋。西屋放着柴草和一口红漆棺材，我不敢正眼看它，好像多少年后死掉的一个人已经躺了进去，看不清长相，面如白蜡，半天喘一口气，我能听见透过木头传出来的微弱声音。我拽着大人的衣角进出房间，时不时警觉地看一眼棺材。那些死寂的东西总是让人恐惧，它们热血贲张，伺机而动，乘人不备就猛扑上来——我从不敢一个人呆在屋子里。

